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十九回 集諸仙洞中議道 化田翁郭外談玄

是時，靈宅子查得三緘久絕求道心念，依山傍水，選地而居，株守庭幃，事親與耕田共樂。因發歎曰：「枉勞群仙議及，虛無臨凡脫化數年之久，前幽關，後命門，上黃庭，下關元，一毫不解，安望玉池之水灌及靈根哉！紫霞當日不命根深蒂固者肩此巨任，而偏選及虛無子，計殊左矣。倘久任其悠游道外，一旦為財色所迷，不惟闡道難期，而且壞道弗少。吾不預為整頓，有負道祖一片慈仁。」遂命守洞童兒約集諸仙，再議問道之士。童兒領命，四處洞府拜請仙真。一時虎嘯龍吟，鸞飛鳳舞，同集靈宅子洞內，列坐其間。

中有丹法子、法海子、金胎子、子丹子、神室子、陽神子以及至等子、至空子，同聲問曰：「靈宅真人命得童兒來洞相邀，或論道於三關，或講玄中崑崙，吾等願領略之。」靈宅子曰：「明性教人，靈通在汞之竅，諸真深造，過於吾者多矣，何敢班門弄斧，貽笑大方？吾之約集諸真來吾敝洞者，特為大道計耳。」子丹子曰：「所計為何？」靈宅子曰：「前歲王母見世之求道者不知前降後升，乃自然坦道，盡以左上右下，正軌不遵，始請道祖闡明，歸於畫一。道祖傳命群真，確議闡道之仙，共推紫霞。紫霞選及門人虛無子脫胎入世，引誘學道者以從正軌，滅卻邪宗。憶自虛無臨凡廿餘載矣，猶然一團頑石，毫道未知，而今株守在家，訪道之心已滅。吾欲另遣各家弟子化身闡發，俾道速明，不識諸真以為可否？」陽神子曰：「倘另遣弟子，仍似虛無棄道不求，又將何說？」至空子曰：「塵世陷人，深有萬丈，以虛無子仙根孔固尚且如此，而爾我之門人可知矣。不如請及紫霞，同催闡道，彼必有法以督三緘之為愈焉。」丹法子暨諸真曰：「至空子之計甚妙。」即命童兒駕動飛車，往請紫霞。

紫霞聞諸真相招，知為闡道之說，遂駕祥光來靈宅子洞府。

諸真迓入坐定，至清子曰：「曩者真人領旨，獨任闡道之勞，遣得虛無換骨臨塵，已廿有餘歲，道中底蘊，大約精習，可以引人入勝，能減旁迳之門矣。」紫霞曰：「自領旨後，聚仙臺前眾真議及虛無，各以此子仙根深厚，臨凡人道不難。孰知以至深至厚之根，偏易陷於名利。弟子使彼受辱匈奴，今雖名利淡然，而求道無心，恨不能化及一時，緩緩俾伊父母辭塵，然後引入道門，諒自易耳。」至空子曰：「此任匪輕，宜急教爾門徒食彼胎津，以得道妙，使之闡於人世，方不負道祖雅意與眾真推尊。」紫霞曰：「謹領雅教。俟三緘腳跟立定，弟使一虛無圈子固彼靈根，自然蘊結胎嬰，借外功以為闡道計。無如事在緩而不在急，未可以一蹴而企也。」諸真曰：「紫霞之言固是，總宜放諸胸次，不可以度外置之。」言已，紛紛散去。

紫霞知是靈宅子舉此一番異議，因謂之曰：「吾弟子即爾弟子，爾亦宜代為設策，引以入道，奚以袖手坐觀成敗乎？」靈宅子曰：「爾弟子之教之自爾，應是道高根固，不染泥塗。吾輩何人，敢訓爾之佳弟？」紫霞曰：「爾不敢教，何起異議以約諸真？推爾之心，既約諸真，諒必欲奪闡道之任。吾即復道祖命，將虛無子撤回，讓爾又遣門人脫胎塵世。」靈宅子曰：「此心吾固有之，奈諸真不從，同奏道祖耳。」紫霞曰：「何必群真，爾我亦可。」即攜其手，竟投八境宮中。群仙得知，相阻雲頭，解勸而罷。紫霞歸洞，暗思靈宅子有此異議，又是一壞道之根也，嗟嘆太息者久之。

卻說靈宅子心病既被紫霞指出，復見諸真已議弗從，靜坐洞中，悶悶不樂。適有門徒總真童子外出歸來，詢及靈宅子曰：「吾師今日相約諸真，若何計議？」靈宅子曰：「諸真不從吾言，反受紫霞一番斥責。」總真童子曰：「前有虛心子，不服虛無子肩此大任，故脫生七竅以壞道門。師欲復紫霞，不若迷弄此人而教以壞道之策。」靈宅子曰：「爾言甚合吾意，但不知七竅此刻作何事故？」總真童子曰：「吾願四處訪之。」靈宅子曰：「爾如訪得，急回洞府告吾，吾自有以教七竅焉。」總真童子遂站上雲頭，欣然而去。

七竅自九柏莊歸後，負疾已愈，又別萱庭，由東而西，以訪良友。征途內凡遇名山古剎，必盤桓玩賞，或一二日、三五日不等。時當二月下旬，禁火之天，家家拜掃。七竅得此春氣和暖，策馬緩行，不覺午煙炊餘，日影西逝。正覓息肩之所，前行六七里，瞥見叢林高聳，境界不同。詢之老農曰：「前面叢林，剎耶，觀耶？」老農曰：「觀也。」七竅曰：「何名？」老農曰：「是觀名『心神』，觀內之門有三：首重門曰關元，次重門曰中極，三重門曰會陰。三重能到，內有池為中池，有廳為神廳。廳極潔淨，原無渣滓，外人不准入之。」七竅曰：「是觀有此佳境，可以遊覽數朝矣。」老農曰：「不特此也，中一老道號子精子，能養神火，能積坎水，以受精符，不比凡胎。

如入是觀而得晤，可以延齡益壽，長生為老焉。」七竅曰：「此道壽算幾何？」老農曰：「自有天地，此道已在，烏得計其壽算哉！」七竅聞老農言，急欲入觀以覘其異，於是加鞭策馬，竟奔叢林。

剛到山麓，鐘聲杵杵，直與天外紅霞而並落。七竅入於耳而醒於心，曰：「聲從空處來，仍從空處散；釋門了空空，道由空際煉。是空又非空，欲見不得見；此理究如何，總在心頭願。」其在七竅雖信口歌之，而不知道即寓乎其中也。歌聲甫畢，拾級而登，已到觀前。門外一坊，上鐫二大金字曰「幽關」。

過坊回視，坊後又鐫二字曰「命門」。由坊直進，階級赴上，即是觀之首門，額曰「先後分天」。從首門而入，則正觀在焉。

極目視去，兩旁窗櫺排列，知為左右廂房。七竅來至正觀之中，人影渺無，大聲呼之。左廂來一老道，黃髮兒齒，近而詢曰：「子為誰？呼吾何事？」七竅曰：「吾族常氏，貿易歸來，迷卻途程，兼之天晚難行，欲於此借宿一宵，祈道長容納。」老道曰：「敝觀甚闊，借宿何妨。」言訖，轉身入內，捧茗出獻。

茗後，詢曰：「行人食乎？」七竅曰：「未也。」老道似已先知，即抬黍出。

七竅食畢，閒坐廂內，老道陪之。七竅曰：「聞得貴觀有長生老道，其信然歟？」老道曰：「吾觀本有此道，住於殿後神廬，從不與人輕相晤對。」七竅曰：「敢煩道長先為致意，俾吾一晤，可乎？」老道曰：「此道性情奇古，要晤彼者，自去晤之，但神廬外有門三焉，能入關元門，則中極門難通，能入中極門，則會陰門難進；如三門能入，至於會陰，歷神廬不遠矣。」七竅曰：「長生老道號子精子乎？」老道曰：「爾何知？」七竅曰：「聞之老農耳。」老道曰：「子精子常談四語，爾如能解，必辟門以待。」七竅曰：「四語如何？」老道曰：「無中生有有生無，有有無無一筆塗；有若無時無若有，大道傳來未有初。」七竅吟詠數十遍，不解所說何事，俯首沉思。

老道曰：「子能解乎？」七竅曰：「不能。」老道曰：「如不能解，休望晤彼也。夜深矣，子受沉瘁之勞，可就寢矣。」遂持紅炬，導入密室，牀榻帳被，極其潔淨。老道將炬置於案上，飄然竟出。七竅亦倒榻而眠。

至晨鐘初撞，七竅方醒，老道捧水淨面，旋又呼餐。七竅曰：「道長無徒乎？」何炊煙自任，如斯之勞也。」老道曰：「而今年幼子弟，慣於逸樂，不慣勞苦。吾前陸續招徒，已至四五之多，不惟不耐苦勞，兼厭道家淡泊，曾不幾載，又易道服為俗服焉。所以吾至老境，尚屬一人。」七竅曰：「觀中尚清閒自在，有何勞苦耶？」老道曰：「子毋言清閒二字。凡學道人入此觀內，采薪汲水，皆要一身任之。」七竅曰：「吾欲在觀消閒數日，目睹道長勞勞碌碌，心實不安。」老道曰：「欲在觀遊玩，只管任意。如言吾勞，爾不來茲，亦猶是也。」七竅自此在觀久住。紫霞已知總真童子奉靈宅子命，欲傳七竅壞道之方，遂化一田舍老翁以俟七竅，如其在觀必有游及村郭之時。

一日，七竅獨入觀後叢林，意欲偷窺三門以及神廬等處。

殊極目觀望，野霧濛濛，神廬在若隱若現間，不能明視。望之已久，轉過觀左，林外現出萬頃良田，雞犬桑麻，儼然農家風景。於是且行且止，竟來村郭。但見星羅棋佈，居民散處，不斷炊煙。七竅暗自思曰：「田家有至樂，勝過遊人多矣。而且陌頭高處，風搖嫩柳，笑帶山花，小埠平原，草綠如繡，牧子橫騎牛背，吹笛聲聲，更足令人賞玩不置。」七竅信步剛到陌頭，忽一田翁

撰杖而來，見七竅散步郊原，田翁佇立凝視。七竅遊行已倦，正屬無聊，思欲與之閒談世故，遂上前而揖曰：「老翁萬福。」田翁亦拱手，詢曰：「相公何來？」七竅曰：「閒遊至此。」田翁曰：「年尚輕輕，好此閒遊，必不戀紅塵富貴而心慕大道者，可敬可敬。」七竅曰：「論道則一無所知，不過淡於名利，探訪良友，以定趨向耳。」田翁曰：「聆先生言，果非庸流。但爾此行棲身何地？」七竅曰：「現於心神觀暫止征車。」田翁曰：「是觀仙子常游，非凡境也。」七竅曰：「吾初來時，詢及老農，言有子精子已成仙品，吾欲見之，祈指前程，而觀中老道又言難於晤面，故遲遲未去，以冀相見有期。奈此觀中不堪寂寞，是以今日散步村郊看看風俗如何。茲一極目，真所謂風淳俗美，仁厚之鄉也。」田翁曰：「地俗粗鄙，見笑高人。然君既臨敝村，吾之茅舍歷此不遠，如弗嫌塵垢污體，山肴薄鹵，可以言歡。」七竅曰：「翁如見容，貴舍仙居，正欲登堂一拜。」田翁曰：「既爾慨然願入吾門，吾當設筵以待。」遂攜杖前導，由村轉郭，行約里許，數椽茅屋已在即焉。田翁導入，厚設筵席，款待慇懃，杯酒之間，語語相洽。

席將終矣，田翁曰：「吾與相公一面初交，談論如故。嘗見紅塵世界，貪名好利，作出無算奸謀，即得名利如心，轉眼消化。誠弗若修身煉道，超凡入聖，不生不滅，快樂無窮也。惜吾老矣，此志不能遂耳。」七竅曰：「大道之說，耳聞熟矣，究不知徑從何人？」田翁曰：「吾於大道稍識一二，今日得遇知音，不妨侃侃而談。以相公天授之聰，如或解得，由茲上達，亦未可知。」七竅曰：「翁試言之。」田翁曰：「清心養氣入虛無，精固神凝在本初；有若無時無若有，第一功夫在此乎？」七竅曰：「第一功夫者，必走入門要訣，而第二步又如之何？」田翁曰：「氣聚神凝子精固，靈根堅穩防異誤；除得旁迂入幽關，其中方步逐相逐。」七竅曰：「翁之談玄，奧妙深微，恐難得逕而入也。」田翁曰：「心如在道，道即在心；心不煉道，道若海深。如得一逕，循序以登；順天之氣，隨地而行；久久自熟，能結胎嬰。」七竅曰：「翁非道中人，能知道中妙；既知道中妙，即屬道中人。敢求略指法門，俾吾得以修持。倘有寸進之功，翁賜不少。」田翁曰：「爾其欲得正軌乎？欲得旁迂乎？」七竅曰：「旁迂何用，須得正軌，方遂吾懷。」田翁曰：「爾也切欲求吾指示，吾雖不才，敢咨所知？但以相公氣色而論，不久即有旁迂壞爾正軌也，爾宜防之。」七竅曰：「任彼旁迂相引，吾心不入，彼又其奈我何？」田翁曰：「旁迂之道在道內者，爾或知得，在道外者，爾又烏乎知之？」七竅曰：「如事屬道外，更難以誘吾矣。」田翁曰：「道中引人人不入，道外迷人易入骨；莫說名場利藪空，其中常把仙子誤。此四語相公謹記勿忘。」七竅唯唯。

田翁曰：「日將西墜，子欲歸觀，是其時矣。」七竅遂辭，向觀而去。暗思田翁言語，知為不凡，欲轉而再叩之，惜乎日之夕矣，忙忙促促，竟入觀中。

老道見彼歸來，進以酒食。七竅曰：「今日得遇田翁，深謝厚意，已醉飽矣。」遂入淨室，解衣就寢。魂離軀殼，似乎尚在村郊，意欲復入田翁之家，奈路徑宛然，而茅屋不見。正盤桓陌上，恍聞田翁呼飯聲聲，尋聲而至，極目審視，果田翁也。遙而呼之，田翁佇立待之。七竅趨近身旁，田翁攜手，附耳言曰：「假冒三緘休識認，教人名場遂乃心；爾是道門仙子骨，休去墜落陷人坑。」言罷，掌推七竅，倒地而醒，忙然起榻，細細思忖，不解其故，仍復臥之。